

走入魚市場

感受難得的漁港情懷

大家都知道香港在開埠時是個漁港，但隨着社會發展，漁業反而成為夕陽事業。時至今日，如果想看到跟捕魚業關係密切的活動，或者要到香港仔魚市場。那裡供應本港大約七成海鮮，但甚少對外開放。剛好早前南區旅遊文化節特設魚市場導賞團，筆者得以入內體驗緊張熱鬧的氣氛，甚至登船欣賞避風塘景致，現在就跟大家分享當中所見所聞。

■文、攝：盧寶迪

魚市場的熱鬧

在早前舉行的南區旅遊文化節其中一個活動「香港仔魚市場導賞遊」中，團友都興致勃勃拿着相機拍下身邊好奇的場景。畢竟魚市場平日不多對外開放，據南區區議員、香港仔漁業海鮮商會主席陳富明說，因為反應熱烈，有超過300人報名參加，最終以抽籤方式讓60名參加者分成多個小組，參觀魚市場，而主辦單位正計劃明年再推導賞團。「現時魚獲大多是來自南中國海以至馬來西亞一帶海域。」據南區旅遊文化節魚市場導賞員陳志豪表示，魚市場的繁忙時段從凌晨2時至下午1時。記者在場內參觀時正值上午10時，不時能看到魚販以手推車推着一盤盤的魚獲，熙來攘往，非常熱鬧。

從凌晨忙至中午

有別於以往漁船捕獲鮮魚後，即在船內將之冷藏才運往魚市場。現時在魚市場所見的魚獲，都是來自收魚船。這是為了節省燃料和運輸時間，所以大部分的漁船會在海面上將魚獲轉交收魚船，然後運回魚市場，再轉售給批發商和魚販。漁民一般在收魚船歸途中聯絡洽商買家作議價和定價，以縮短岸上交收時間，提高效率。當魚獲被運到岸上，交到批發商和魚販後，便會再轉運到不同的酒樓食肆或市場販賣。

由於部分食物製造需要同一款魚類作大量生產，魚蛋製造就是明顯的例子，所以部分魚類，如九棍、門鱸等一鐘鐘地被送上岸，作大手交易及議價買賣，所以有「大宗盤」之稱。只是隨着對該類魚獲的需求減少，「大宗盤」已漸趨式微。

魚市場內自然不能缺少發揮重要作用的魚類統營處。除了支援本地漁業如提供低息貸款之外，魚統營處負責協助海魚批銷服務，向漁民、魚類批發商和買家提供交易設施，以及供應潔淨海水給海鮮業界等。魚類批發市場內還有禮品店，是與本地社會企業合作，內裡各式精美手工藝品、裝飾品及漁船模型，都是由新生精神康復會、匡智會等製作，讓你留作曾到過魚市場的紀念。



■魚販把海鮮搬上碼頭時的情景。



■魚秤。

■魚市場內特設紀念品店。



■已成交的海鮮會以發泡膠寫上店舖的字號。



■魚市場外泊滿了運輸車。



■早上魚市場內的魚販十分匆忙。

魚類批發及買賣

現時魚類統營處以公開投標的形式，讓海鮮批發商戶可租用市場地方，從事海鮮批發業務。當各式海鮮及魚獲被運送至不同的海鮮批發商後，後者因應海鮮的不同品種、大小及數量進行分類及過磅，再分別裝入放入不同的魚缸內，方便買手挑選及議價。

議價通常由海鮮批發商及買手直接磋商。價格的界定，則根據海鮮本身的質素、大小、最近的供應及市場的需求而定。已成交的海鮮通常會以發泡膠寫上店舖的字號，以資識別。在議價和買賣過後，一籃籃的海鮮便會由買手或魚商以貨車運走，送往酒樓食肆或街市販賣。

香港漁業由盛轉衰

根據田野考古資料所得，早在先秦時期，幾乎在香港較大的海灣沙堤上，都發現有大量網罟（現代的鉛錘、矢鏃（箭頭）等捕魚工具。在東龍島、蒲台島、港島石澳大浪灣等多處，均發現先民時代的古石刻，估計用以鎮海和祈福。從這些資料看來，早在石器時代，香港已是個頗為興旺的漁港。

到了清朝年間，根據1841年的《轅門報》記載，當時香港島居民分為漁民、農人和打石人三大類，而當中漁民佔最多。上世紀60年代，魚類統營處分別在香港仔、筲箕灣、觀塘、長沙灣、青山、大埔及西貢成立7個魚類批發市場，為漁民、魚類批發商及買家提供有效率及有秩序之統銷服務。當時屬漁業全盛時期，漁船數目超過1萬艘。到了80年代，隨着科技發展，一年四季都能捕魚。及後由於過度捕撈以及海洋污染，近岸漁業資源受到影響，很多漁民由近岸捕撈轉投遠洋作業。2000年過後，香港漁船的傳統漁場（香港水域及南中國海）漁業資源處於持續衰退狀態，漁船數目下降至大約4,000艘。

資料來源：漁農自然護理署

延伸活動：本地漁農美食迎春嘉年華2011

日期：1月7日至9日
1月7日：正午12時至晚上8時；
1月8、9日：上午10時至晚上8時
地點：旺角花墟公園
詳情可瀏覽：www.farmfest.hk



■捕蝦船船頭有兩條連結繩網的木柱。



■捉墨魚的船掛上了一排排每顆2,000瓦的大燈。



■避風塘附近有位處深灣的珍寶海鮮舫。

避風塘的景致

香港仔魚市場對出海邊就是避風塘，由西堤壩（靠近田灣一端）、南堤壩（靠近鴨洲一端）作保護塘內船隻之用，也可說是避風塘的邊界。現時避風塘仍停泊了大大小小的漁船，舉目遠望，你可認得出哪艘是捕魚船、哪艘是捉蝦的呢？

一般人來看，可能還搞不清楚。現時差不多所有漁船都是用引擎帶動的機動漁船，按作業來分，大致可分為拖網、圍網、刺網及延繩4類作業漁船。父母是漁民、擔當導賞員的可兒說，專捕蝦蟹的蝦艇，船頭有兩條木柱向前伸出，捕蝦時則向左右分開。至於手吊艇同樣容易辨認，在船艙及船尾內有小艇，方便在公海時派出小艇捕魚。收魚船艇易辨認，船艙內特別多大型冰箱，以作雪藏海鮮之用。

停泊船隻各不同

此外，還有捉墨魚的燈光圍網艇，船身左右兩側掛上了一排排每顆2,000瓦的大燈，開燈時以強光吸引墨魚游近，然後趁機捕捉。在避風塘內還有其他船隻，如曬鹹鮮魚的加工艇、藍色船身的海上加油船及清理海上垃圾的清潔船。在避風塘內及附近還有修理大小船隻的船廠，可看到需維修的船隻都被架起來，能清楚看見船底部分。

在避風塘裡還有對漁業十分重要的冰廠。你在西堤壩上不時可看到漁船泊在冰廠堤邊取冰。漁民拿着從上吊下來的膠管對準漁船內的大冰箱，不消一會兒，便聽到清脆的冰塊撞擊聲，然後大量冰塊自管道湧出。

據陳富明表示，平日漁船往來頻繁的避風塘，明年2月將在岸邊舉辦大型嘉年華會，甚至有多艘佈置了新春裝飾的舢舨供遊人乘坐。還有一年一度的傳統龍舟比賽，每年都吸引不少中外人士參加，讓你看到與平日不一樣的避風塘景貌。

若然大家還想一嚐漁民農親手製作的食品，在明年1月舉行的「本地漁農美食迎春嘉年華2011」就能嚐得更多更盡興。



■加工船上掛着風乾的鹹鮮魚。



■漁民到冰廠取冰。



■雙拖船在海上會平行航行，兩船間的網會張開，網住海裡的海鮮。

英國文化與你系列

都市人內心浮世繪 鄧肯聲人「作」乍現映院

■《乍現映院》在港「上演」時的情況。

2010年12月4日下午6時30分你在做甚麼？就在那刻的荃灣路德園，超過500名文化愛好者作出一種另類的選擇——英國文化協會與微波國際新媒體藝術節攜手合作，邀請到英國聲音藝術家鄧肯·聲人（Duncan Speakman）及莎拉·安德森（Sarah Anderson）合力上演的《乍現映院——彷彿，最後一次》，為參加者帶來一次由聲音、公共空間和科技所重新組合的非一般旅程。不但為本土城市夜色配上音樂故事，更把日常生活從平凡的層面昇華，化成前衛影像藝術。

數年前，在英國西南部布里斯托郡的一個小村莊，鄧肯家門外站着一名叫莎拉的女生。莎拉是一名小提琴手，而她的音樂工作室遇上一些小問題。聽說在村的一端有一個做聲音工程的男生鄧肯，她便跑到他的家門叫他幫忙。鄧肯自小便接受傳統音樂訓練，偶然會為自己的生活創作微型紀錄片，以慢鏡記錄日常生活中最平凡的點滴。有天，他聽着自己的音樂創作在街上躍動，就在某一瞬間發現他的配樂創作在現

實世界中築起銀幕，音樂為都市活動帶來生命。從來他都不喜歡隨身聽，因為耳筒把人和身邊世界的聲音隔絕。鄧肯相信音樂該是把人與世界連繫的自由樂體。那一刻他腦中的電燈泡閃起來：如果他把音樂創作跟人與世界連繫，在現實世界中套上有如電影中的鏡頭角度，公共空間便成為全世界最大的映院，世界上每一個人既是主角亦是觀眾，他希望他的音樂創作叫觀眾重新看身邊的一切，那些不曾細看的人和事或許能讓我們重新感動。從此，他便醉心在公共空間創作，讓觀眾聽着聲音作品走到街上去，重新感受這個世界。

路德園的日與夜

都市生活滿是牆，包括有形的無形的。一個耳筒機把我們關在自我的房間。鄧肯從耳筒機再出發，利用音樂故事把都市人從藝術的國度再連繫上。兩年來鄧肯跟莎拉走遍地球不同的角落，從比利時的利斯河畔

到巴西聖保羅，從東京鬧市走到香港荃灣路德園。香港的《乍現映院》創作為期3個多月，鄧肯在10月時親身到訪香港，花了兩天找場景。鄧肯跑到不同的城市，為每一個城市製作屬於該城市的原創「電影」配樂，與前衛藝術節配合，在某年某月某日相約群眾在某個秘密地點，戴上耳筒，從聲音把城市變成銀幕。

《乍現映院》是沒有攝影機電影，他們倆寫音樂、寫故事，把城市的經歷結合成原創「電影」配樂。參加者會在「快閃」之前把音樂編排上下載，走到街上，戴上耳筒，飾演自己，就是這樣，跟城市破壞行動沒有半點關係。鄧肯及莎拉為香港寫了〈遺失〉及〈尋找〉兩段音樂故事，參加者根據自己的出生月份，下載該段配樂，感受都市個性。12月4日的黃昏在路德園聚集了數百名戴上耳筒的青年人，在6時30分他們一同把音樂故事展開。參加者跟隨音樂編排，細細閱讀我們城市的細節。從音樂故事尋找曾經失去的人、事又或是感覺。



香港這一驛站是鄧肯及莎拉在2010年的終點站。筆者問及來年他們雙子音樂創作大計，鄧肯說《彷彿，最後一次》也許真的是最後一次的演出。他備現正準備下一個創作項目叫《我們啞啞的聲音》，12月初曾在他們的城市初試啼聲，下一年的計劃亦得到英格蘭藝術協會資助。

文、圖：李泳麒